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天原發微卷五下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靈臺郎臣倪廷梅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學金

校對官助教臣蔡　鎮

謄録監生臣羅善慶

天原發微卷五下

宋　鮑雲龍　撰

明　鮑寧　辨正

鬼神

易者天地鬼神之奥也始言幽明死生一句賛一句說入鬼神上去仲尼賛易以後自顔曾思軻以下至于周程張朱數君子而已降是則聃竺二家離了天地造化又别作一樣看釋以鬼怖人令人皈嚮則不

墮輪迴老以偃誘人令人修煉則可長生又降而世俗焉則土木為像而廟之巫覡嘯呼而祝之曰如是而已孰能探造化賾哉吁可慨也已上蔡謝氏曰鬼神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題目入思議始得

易大傳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以者用易中陰陽之理而觀察之也天文屬陽故明

地理屬陰故幽日月星辰明矣亭毒寥邈又有幽焉下入黄泉幽矣發育呈露又有明焉原始而來屬陽故曰生反終而歸屬陰故曰死人生以百歲爲凖存養得定則雖老而陽亦壯反之則雖壯年亦衰故陽爲主則陽去消陰生意充满屈者伸枯者榮光風霽月融溢充匝並可以見神之情狀陰爲主則陰來消陽生意揫縮伸者屈榮者枯如缺月凄風陽氣消盡則死矣又可以見鬼之情狀天地間陽只管生若無

陰以死之則有生無死造化亦幾乎息矣故推幽明可以知死生推死生可以知鬼神一氣萬形一息古今通晝夜之道而知天地造化源源於是非太極之妙有以為之歟妙字原本作英氣二字寧按太極不可以氣言朱子謂太極者本然之妙故以妙字易之或問易言天地日月四時而終之以鬼神者見易乾卦文言指二氣之屈伸而言也周子言天地人而終之以死生者見周子太極圖說指在人一氣之聚散而言也然則天地不可以死生言乎曰天地其形也死生其

氣也人受天地之氣以生陽䰟屬天陰魄屬地死則䰟氣歸于天體魄降于地依舊還大原裏去故舉人之死生可以包天地之晝夜而日月晦明四時變化鬼神屈伸皆在其中矣孰得以窺其際

程子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以春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為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知生之道即知死之道知事人之道即知事神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也

朱子曰鬼神自是難理會底且就緊處做工夫人生有多少道理自禀五常之性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須一一理會生底道理則死底道理皆可知如事君事親事其所當事盡誠敬之道即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須是得這道理無欠缺到得那死時乃是生理已盡亦安於死而無愧故張子曰存吾順事殁吾寧也儒者以理為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為不生不滅聖人不說死已死更說甚

事聖人只說既生之後未死之前須與他精細理會教是六經載聖賢行事備矣於死生之際無述焉蓋以為常事也記與魯論獨載曾子寢疾時事為詳不過教學者以保身謹理而已豈效浮屠不察於理而以坐亡立脫為奇哉胡明仲曰人生物也佛不言生而言死人事可見也佛不言顯而言幽橫渠形潰反原以為人得此氣而生死則復歸大原去蓋人死則氣散了那大原裏氣又別抽出來生人

又曰天地是體鬼神是用

天地是舉其全體而言鬼神是舉其中運動變化通上下而言如雨風露雷草木皆是以類而推春夏是神秋冬是鬼晝是神夜是鬼午前是神午後是鬼息是神消是鬼生是神死是鬼鼻息呼是神吸是鬼語是神默是鬼伸是神屈是鬼氣方來是神反是鬼日是神月是鬼初三後是神十六後是鬼天造是神地化是鬼草木方發生是神凋落是鬼人少壯是神衰

老是鬼風雷鼓舞是神收斂是鬼風雨雷電初發時是神風休雨過雷住電息是鬼

張子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為太虛循是出入皆不得已而然也氣之為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而有象不失吾常聚亦吾體散亦吾體如海漚凝則氷浮則漚然氷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朱子曰性者理而已矣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

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䰟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為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為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理亦命乎此矣不得以氷漚比也鬼神便是精神䰟魄氣也非性也故祭祀之理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然氣之已散者既散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故聖人之祭祀也設主立尸焫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

其極而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所不容言者非可以世俗麤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為吾有雖死猶不滅截然自為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人祭祀之求而時出以饗之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言者自開闢以來積至于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邪且乾坤造化如大洪爐人物生生無少休息是乃

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片大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於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矣非以為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然安處乎寂寞之中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為而然者與異端為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矣

寧按朱子謂横渠說道體處如太和太虛虛空云者止是言氣說聚散處其流乃是箇大輪廻又引程子謂横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後黄瑞節輯正蒙附録已載其言矣今魯齋掇取正蒙中所言太虛氣之聚散以海之冰漚為喻謂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等語共為一章而載朱子所論四五百字於其下其辨難精切發明至到有以補正先儒之失啟廸後學之疑正蒙附録中未及收載

而魯齋於此載之於學者甚有益宜深玩之

程子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

此說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朱子謂此對幽明而言也若謂幽有鬼神而明無鬼神便是錯認題目不知鬼神之爲何物而溺於輪廻因果之說也豈知禮樂中有鬼神鬼神中有禮樂二者一爾第不可不分界限而辨別爾天地定位辨於履禮也然二氣交感其中

未嘗無樂風雷鼓舞樂也然風休雨止雷蟄霆息各有序焉其中未嘗無禮禮撙節人情氣之屈也以和為貴屈者又伸樂動盪人情氣之伸也而合止有節伸者又屈幽明交通屈伸相禪無往而不與鬼神通彼釋氏則死殺看了謂明則為人幽則為鬼豈知君子之所以謹獨者屋漏暗室洋洋如在禮以束其筋骸樂以養其性情禮樂之在吾身即鬼神之臨乎其上易註云精氣謂七八言木火之神生物東南遊魂

謂九六言金水之神終物西北老陰老陽屈者為鬼少陰少陽伸者為神東南為明西北為幽非止謂天地黑暗中有鬼神而明無之也後世禮壞樂廢人心浮偽失其序而不和所以交於鬼神者非其道也不瀆則謟安有感格之理

張子曰鬼神二氣之良能也

朱子曰伊川說鬼神造化之迹固好但只渾淪在這裏不如横渠說得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屈伸往來在

愚按陰陽二字未可言鬼神陰之靈曰鬼陽之靈曰神良能便是其靈處所以能屈伸變化也又舉張子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又謂人之初生天地之氣只管增添在身上漸長漸大至極盛了又漸衰耗以至于散然皆自然而然非有使之然故曰良能

邵子曰陰者陽之影鬼者人之影月者日之影情者性

之影

陽也人也日也性也皆陰鬼月情之主所主既定影自從之子月一陽生應得五月一陰生自子至巳六陽全自午至亥亦六陰全天上一陽應地下一陰水中一物應岸上一物物物皆然但陽常爲主而陰常爲影如牝牡然一日有十二時一年便有十二月月初則月生明月望則光滿上下二弦生魄至晦皆然可以見鬼神之情狀性中有箇仁義禮智之理外面

便影得箇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出來一箇形便有一箇影人之䰟為神便影得箇鬼之魄在其中日至晦則月不光人至老則神必聵

又曰思慮未啟鬼神未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人知為道當至於鬼神不能窺處善惡形于言發于行人始得知之但萌諸心發乎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

中庸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此固君子謹獨之學慎不愧於屋漏也然謂之思慮未

啟即喜怒哀樂未發之時鬼神不得以窺其際矣故
曰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蓋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迹雖
未形而幾則已動雖已所獨知人所不知而鬼神已
知之矣是以君子慎獨不待著于言行常若鬼神之
臨乎其上不敢有一毫之妄念動于中也昔人彈琴
見螳螂捕蟬而聞者以為有殺聲殺在心而人聞其
琴已知之況於鬼神乎君子於此唯敬以直內而已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蓋不待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始

用其力也邵又曰人心之神即天地之神人之自欺其心即所以欺天也可不戒哉天地虛明不用耳目而無不見聞也

又曰氣形盛則魂魄盛氣形衰則魂魄亦從而衰魂隨氣而變魄隨形而上故形存則魄存形化則魄散耳目口鼻心脾膽腎之氣全謂之人心之靈曰神膽之靈曰魄脾之靈曰魂腎之靈曰精心之靈發乎目曰視腎之精發乎耳曰聰脾之魂發乎鼻曰嗅膽之魄發乎口曰

言八者備然後謂之人

此就人之形體内研磨其魂魄以知人之一身具天地鬼神之理之靈而不自反終日馳逐於外至於皓首沒世而不自覺亦可悲也夫金木者生成之始終在人則精神魂魄按朱子語錄云魂屬木魄屬金所以說三魂七魄是金木之數也魯齋語欠分別觀者難曉精為形而陰魄附氣為魂而陽神依四者都相離不得所以魂魄隨氣形而盛衰也形變則陽魂離去魄化則陰形朽腐所以先王以灰滅為極

形而於人之死也則卜宅兆以安厝之腎北方天一水故以藏精精始化爲魄魄乃精之所自出是精氣之佐使而並其出入水能生木木爲之子故膽中藏魄心南方太虚火用以藏神生陽曰魂魂乃神之所自出是爲神氣之輔弼而隨其出入火能生土土爲之子故脾中藏魂人之一身精神其主而魂魄其使也精盛則魄盛惟至誠則能生精至精則能生神誠也者皆天一所生而無偽也人能主於一而不散其

精則至誠如神心能御氣不能主一而散其精則心為形役豈徒沒世而無聞哉其違禽獸不遠矣人之生也精神魂魄性之用也血氣水穀形之用也惟內外交相養則精神強而魂魄盛性者受之於天必有藏焉心者神所藏腎者精所藏脾者魂所藏膽者魄所藏統其藏者心也故能發見於聲臭言視之間而不違其則者所以靈也形者資於地必有府焉肺為傳氣之府肝為傳血之府胃為化水穀之府又為之

脬腸以流其查滓濁穢故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豈若異端者之言魂魄哉昔有學神仙者與予言曰只就龍虎鶉龜上做起又曰只就心腎上又曰只就五藏中五行上採來終不肯泄其旨歸後得其要訣下手處亦甚易易但要精一工夫爾今但知而不為也昔朱子與蔡西山研窮一世深曉之矣嘗曰道家愛啞人鉛汞玄牝互換其名使人不測其實則精氣二者而已楚詞屈子載熒魄之說以精神言也熒營也陰

靈之聚而有光景者魄不受魂則魂不載魄而人死矣蓋魂動魄靜魂火二而魄水一載營魄者以魂加魄以動守靜以火迫水以二守一如人登車而載於其上則魂安靜而魄精明火不燥而水不溢固長生久視之要訣也然亦未言其所以也朱子有詩曰盜啟元命秘竊當生死關又曰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則亦知之而不為爾

朱子曰精氣就物而言魂魄就人而言鬼神離乎人而

言生則謂之精氣死則謂之魂魄物則謂之鬼神氣是實底魂魄是半虛半實底鬼神是虛數多實數少又曰精氣兩箇合則魂魄聚而為人遊魂一箇離去則陽已散陰无所歸故為變

子產謂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唐孔氏曰人之生也始變化為形形之靈曰魄魄内自有陽氣氣之神曰靈魂魄神靈之名初生時耳目心識手足運動此魄之靈也及其精神性識漸有知覺此則氣之

神也蓋魂陽屬火魄陰屬水天一生水陰陽始交魄既生暖者為魂先有魄而後有魂魂常為主為幹淮南子曰天氣為魂陽神也地氣為魄陰神也樂祁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魄屬形體魂屬精神精又是魄魄是精之神神又是魂魂是氣之神朱子謂魂神而魄靈魂陽而魄陰魂動而魄靜生則魂載於魄而魄檢其魂死則魂遊散而歸于天魄淪墜而歸于地運用動作底是魂不運用動作底是魄魄盛則耳目聰

明能記憶老人目昏耳聵記事不得者魄衰也魂熱而魄冷能以魂守魄則魂有所守而亦静魄以魂而亦有生意魂熱生凉魄冷生暖惟二者不相離故陽不燥陰不滞而得其和矣不然魂愈動魄愈静魂愈熱魄愈冷二者不得其和而死矣又曰人生時魂魄相交死則各相離去魄有箇形像在裏面如水晶相似所以發出來為耳目之精明月黒暈是魄其光是魂如香燒出汁子來是魄那成煙後香底是魂魂是

魄之光燄魄是魂之根柢火是魂鏡是魄燈有光焰物來便燒鏡雖照見却在裏面火日外景金水内景火日是魂金水是魄人之眼光是魄耳亦體耳何以為魄曰能聽者便是魄鼻知臭舌知味皆是但不可以知字為魄知便屬心若卄苦醎酸要從舌上過陰主藏受故魄能記憶在内陽主運用故魂能發用出來二物本不相離精聚則魄聚氣聚則魂聚是為人物之體至於精竭魄降則氣散魂遊而無所知矣就

人身而言氣雖屬陽然體魄已屬陰生之中已帶箇死底道理變雖屬陽然魂氣上遊體魄下降亦自具陰陽也只今生人便自一半是神一半是鬼未死前神為主已死後鬼為主

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者以魂本附氣人死則氣必浮又曰體魄降于地者以魄本歸形人死則形歸于

土聖人緣生事死制其祭祀存亡既異别為作名改生之魂曰神改生之魄曰鬼合魂與魄命其名曰鬼神以尊事故曰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也延陵季子哭其子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爾雅釋文云鬼之為言歸也以骨肉必歸于土也其氣則發揚于上則不測之謂神其實鬼神之本魂魄是也神之盛謂口鼻嘘吸出入知覺運動之類鬼之盛謂耳目精明能視能聽精血強

盛之類或問死生之說謝氏曰氣盡也曰有鬼神否曰余昔問明道先生曰待向汝道無來汝怎生信得及待向汝道有來汝但去尋討便是答底語朱子曰鬼神上蔡說得好曰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可者是合當祭如祖宗父母這須至誠感格之不要人便做死人看他不可者使人遠之不要人做生看待他不管他便無了問先王祭享則甚曰是他意思別三日齋五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

家精神所以格有廟必渙與萃言之雖然如是以為有固不可以為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斷制得去始得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觸目皆是為他是天地間妙用又曰陰陽交而為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為智事此者為仁齋戒只是要團聚自家精神古人用尸要得陰陽二氣來聚這尸上不是徒然歆享誠敬盡則氣自聚古人祭祀處便招呼得來問祖

宗已死以何而來曰上蔡云祖考精神即我之精神祭祀之感格或求之陰或求之陽各從其類求則俱來非有一物積于空中以待子孫之求但主祭者既是他一氣之流轉氣已寓此盡其誠敬則已感格矣或問旁親外親之屬如何曰本從一源中流出初無間斷人死雖魂魄各散魄又較定須是招魂來復這魄要他相合聖人教人子孫常常祭祀是要聚得他那祖考之氣當下雖已散了然他根却在這裏誠敬

盡即便引聚他那氣在此子孫這身在此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箇血脈貫通所以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為這氣不相關

朱子曰鬼神屈伸往來只是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人自不見爾人心纔動便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相感通

先儒之說曰有是理便有是陰陽之氣只這一氣入毫釐絲忽裏去此心纔動彼氣便應如鬼神之靈光

處是昭明其氣蒸上處是焄蒿使人精神竦動處其

風肅然是悽愴所以祭義有求諸陽者以報氣也氣

者神故建設廟事燔燎羶香覸以蕭光使氣上騰皆

陽之類有求諸陰者以報魄也魄者鬼也故薦黍稷

羞肝肺首心覸以俠甒加以鬱鬯灌地以求之析木

煙出是氣滋潤底是魄合魂與魄而一之所以求鬼

神之氣而祭之也愚謂呼吸是吾身之氣雲雨是山

川之氣發揚于上是神靈光明之氣動於此即應於

彼厥初生民氣化之祖傳授到此子孫也祖宗也天地山川也只是一氣貫通先儒謂死者魂氣既散而立主以主之亦須聚得些子氣在這裏古者自始死弔魂復魄立重設主便是常要接續他些子精神在這裏古者釁龜用牲血便覺那龜久不靈了用些子生氣去接他程子謂名山大川興雲雨也生於天者為日月星辰則有彗孛梧雹之變生於地者為山川草木則有山魈海若魑魅魍魎之類生於水火土石

而為變者則有滔天燎原雨土崩崖之變至於人也其正者為聖賢君子其變者為愚騃癡蠢為悍暴強梁又其大者不黜濁河清則為紛亂宇宙之怪人而其死也或為聰明正直之神而廟食百世或啣寃茹苦而結為牛鬼蛇神其變有不可勝言者烏可謂無第論其正不正爾子朱子有言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或時夏寒冬熱豈可謂無此理哉此聖人所以道其常而不語怪也

程子又曰伯有為厲事別是一理朱子曰謂非死生之常理又曰人氣未盡而強死自是能為厲子產為之立後使有所歸此語窮理煞精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

左氏鄭人相驚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或夢伯有介而行曰予將殺帶又殺段也國人益懼子產立公孫洩以撫之乃止曰鬼神有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晉趙景問曰伯有猶為鬼乎曰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

魄猶憑依於人以為淫厲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其用物也宏其取精也多其族又大所憑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唐孔氏曰謂其居高官而任權勢奉養厚故用物精多而魂魄強或問先儒言鬼神之事道有又無今左氏所載不可謂無矣朱子謂人禀天地之氣終有散時特散有遲速爾其精神所到上動于天昔荊軻慕燕丹之義而白虹貫日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策而太白食昴漢救孝婦而三年大

旱晉殺一無罪都督而血逆流于柱他如齊景公夢梧丘之鬼漢王氏雪鵠亭之寃史氏所書皆不可誣也愚請各條其說不使後之言鬼神者失所趨向而茫無指準是亦敬而遠之之義其說曰陰陽二氣散在兩間觸目無非鬼神者不隨他地頭去分别則混為一區幽明惑亂而人道不立矣故在天為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四時寒暑必有鬼神行乎其中顯然可見書所謂禋于六宗是也自當作一類看在地則五

嶽四瀆山君川后能出興雲雨以助化工不可謂無武成所謂所過名山大川是也當自作一類看有功德在民載在祀典如昌黎所謂勾龍后稷以功夫子以德為聖為賢歷萬世而不可磨滅者當自作一類看如人死曰鬼氣已散了子孫精神聚處則祖考來格魯論所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豈特士祭其先為然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等級分劑不可踰越當自作一類看下而至於山魈土獖水魍木妖無鬼有論

而怪興蘆菔誅囚而躬對不可不信也或懸頡附箕或生霆起鶴天地間自有此等遊魂鬼術足以惑人不可謂無但非其正亦當自作一類看分類既精而析理甚明則谷永所謂明於天地之性而不惑於神怪昔人所謂以道治天下則其鬼不神修身之道得矣人之一身鬼神之會也只這軀殻在此裏而內外無一非天地陰陽之氣此心纔動便應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吾心正則那公平正直

底鬼神自相應一有不正則彼之遊魂戾氣亦相糾結而不可解矣朱子曰如魚在水外面水即他肚裏水鱖魚肚中水便是鯉魚肚中水斯言雖小可以喻大後世以來妖淫浮祀之說興而吾心鬼神之德荒矣嗚呼悲哉

腑竺附

子程子曰道家之說其害終小惟釋學瀰漫滔天子朱子曰佛氏豈有邪心但不合正理爾今叙述其言于后

與同志者共核焉

西山真氏曰神仙之說自齊威王燕昭王始至秦皇漢武熾焉皆方士為之也谷永之論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揚雄氏曰或問人言仙者有諸曰吾聞伏羲神農沒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地獨子愛其死乎合永與雄之說則知長生之為虛誕也明矣盖神仙之學本於老子其流有四養生者為神仙方藥陰謀者為申商韓非放蕩者至

劉伶阮籍而極清談者至王弼何晏而淫皆惑亂世主斲喪生民雖老莊之學未知末流至此也

程伯子曰仙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之矣又曰若居山林鍊氣延年則有之如爐火然置風中則易過置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

朱子曰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啟元命秘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

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
詎能安且取魏伯陽參同契與蔡季通共籌之曰天
地所以長且久者以其氣運於内而不泄爾今人之
氣道出外去也其與程子密室之言有異乎第疾其
為異端之學爾歐陽子曰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
形亦勞矣而壽百年顔子蕭然陋巷簞食瓢飲外不
誘物内不動心樂矣而年不及四十斯二人者皆古
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命之長短

皆天也非人力也不戕賊以盡其天年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壽此上智之所同也其次或絶欲鍊氣以求諸内焉亦庶乎其愈於妄意貪生者彼有吸日月精茹草木金石以求之者外物安足恃哉

朱子曰老子看得天下事爛熟了都從反處做起剛者易屈他只是弱故能剛静則能忍故冷氷氷無情便是殺人也不恤故流入於變詐刑名也太史公將老子與申韓同傳源流是如此豈强安排哉

其說曰因者君之綱只因循包容將去發出來便教你支吾不住子房全是學他如峣門之戰與秦將連和了忽乘其懈擊之鴻溝之約與項羽講和了回車殺之只是柔弱之發可畏可畏謀策不須多只消兩三次漢業成矣老子只是占便宜凡事推惡離已不肯自把手做子房兩次為韓報仇皆不自做一攛掇高祖入關為韓報秦及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後來定太子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到了推與别人

倣張宛丘言黄老遣去情累而末流為智術清静無為見物情而知事要智術所由出無情而至於無親則忍矣刑名所由用朱子又謂陶淵明亦是老莊老氏初是清凈無為却帶得長生不死今說得不死一項却成箇巫祝專理會厭禱巳自經兩節變了人說仙一代說一項漢世說安期生其後不復說唐以來說鍾吕今又不復說看來他是養得分外壽考終久不能不散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

無身吾有何患莊子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佛者曰生滅滅已寂滅為樂羅鶴林大經曰老莊以身為贅生為苦死為樂今神仙方士欲長生不死正非老莊佛氏之說歐陽公貪生畏死之言殆非也老莊何嘗貪生瞿曇何嘗畏死貪生畏死僅是排方士而已此亦是一說

程伯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朱

子曰楊朱即老聃弟子孟子闢楊墨則老莊在其中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謚曰聃為周柱下史著道德經五千餘言莊子名周嘗為漆園吏其要本歸於老子故其著書十餘萬言楊朱墨翟事見孟子申不害韓非皆學刑名楊氏為我超然遠舉視營營利祿者皆不足道後世佛學亦出於楊氏

楊氏為我近老墨氏兼愛近佛申韓皆本老子為刑名之學淺陋易見佛本西域之胡為寂滅之學自東漢明帝其說始入中國至晉以後盛行老氏只是要長生節病易見釋氏於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程

子謂言近理而大亂真是也程子曰佛氏不識陰陽晝夜生死古今聖賢以生死為本分事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為怕死生故只管說不已下俗多懼易以利動楊墨之害今世已無之道家為害終小惟佛學今人談之其害無極舊聞學佛者傳燈録有千七百人其敢道其中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聞夕死可矣與曾子易簀之理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禪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曰心迹一也豈有迹非

而心是者正如二足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也二足自行豈有此理盖上下本末内外都是一理方是道又曰釋氏如以管窺天謂他不見天不得只是上去惟見一偏不見四旁故皆不能處事聖人之道如在平野中四方皆莫不見又曰浮屠之術最善化誘人故人多向之然亦有不向之者見理明也横渠謂釋氏反以六根之微因縁天地眼為色根耳為聲根鼻為香根舌為味根身為觸根意為法根六根為

感六塵爲應以六根神識之微眇窺測天地性命之根源明其所僅明而不能盡見其全體

程叔子曰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天地間如一大洪爐何物消爍不盡然其散也有緩有速致堂胡氏曰爝火一嘘即滅篝火經風乃滅咸陽宫殿火三月乃滅即其比也人死終散然亦未便盡散釋氏却謂人死爲鬼鬼死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人來來往往又不由造化生生必無是理

鮑商霖問佛輪迴之説亦自有理伊川不以為然胡氏論秦皇隋主不願生帝王家其辨甚詳佛者之言曰衆生各因淫欲使世人離此以證無生其不能然則生死於慾人為畜畜為人輪迴相續不絶若修鍊不殺免於報身即生樂處今驗其不然者自古至今人殺禽獸者不少禽獸殺人者無幾是禽獸當日加多人日加少遂至於無人則報復之事信矣而有不然者太平之際人得其食海内之户以萬千計于時

動物亦不可勝用上下給足若禽獸為人則禽獸宜凋耗而反繁多喪亂之後人失其食或千里人煙斷絶于時庶類亦不能獨茂求之難致若人為禽獸則禽獸宜繁多而反以凋耗亦目覩實事而難信矣又人之寐也氣不離形識知固在雖大聖亦不能卓然知寤寐之分際死之異於寐也寐則呼之觸之而或覺死則氣已離形光亦脫落大知識泯滅乃曰我有一念由吾所積以往豈理也哉司馬公有言人生含

血氣知痛痒或剪甲剃髮從而燒斫已不知苦況死而形神相離䰟則化為黄壤神則散而上騰雖有剉燒舂磨亦豈復知也哉唐李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何不以君子待其親耶假使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佛法未入中國以前人死而復生者亦有之矣何故無一人誤入地獄見閻羅等十王者耶不學者固不足言知古者可以少悟矣

儒釋老莊要說

朱子曰此以性命為實

此以為實者寂然不動之中萬理粲然而民彞物則無一不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順理循法無一或差自此而修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正心修身治國平天下無一非理之正吴氏曰伊洛所以異於釋老者以其本末具舉先後有序由格物致知以下而推步步有實效非若禪家之說推墮滉瀁中

也朱子又謂莊老絶滅義理人倫未盡至佛氏則人倫滅盡釋氏虛吾儒實釋氏心與理為二吾儒心與理為一釋氏以事理為不緊要而不必理會吾儒則事事要理會都靠實做將去

又曰彼以性命為空

彼以為空徒知寂滅為樂不知為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不知有真妄之别由彼之說則本末横分中外斷絶雖有所謂廓徹神通虛靜明妙者而無救於

滅理亂倫之罪顛倒運用之失也問佛氏之空與老氏之無同否曰不同佛氏只是空豁豁然和有都無了老子猶自是有只是清淨無為一向恁地深藏固守自為玄妙教人摸索不著便是把有無做兩截看了佛氏要空此心皆是安排子思作中庸只戒謹恐懼便有長在不用安排

又曰佛氏盡出老莊

朱景文唐書賛說佛多華人之詭譎者攘莊周列禦

冠之說以佐其髙釋書初只有四十二章經其說甚平如言彈琴弦急則絶緩則不響緩急得中諸音㑹矣其初入中國只是修行說話後漢永平三年庚申明帝夢金人使蔡愔等使西域求之迦葉摩騰白馬駝經至闗中國之有佛書自此始至晉宋間多剽竊老莊列子以為談義其後達磨來又談禪庚桑子一篇都是禪佛初來中國多是偷老子意去做經如空處是也後來道家做清凈經又都偷佛家言語佛經

言色即是空把受想行識四字對一箇空字故曰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謂皆空也清淨經偷此句意却說無無亦無是偷得他色即是空都不理會得他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之意道家有箇寶藏被佛家偷去後來道家却取得佛家瓦礫殊可笑也

程叔子曰釋氏言蠢動含靈皆有佛性此則不可

愚按天命之性完全具足無有不善未賦於人只可謂命混然一理而已及其降是於下人與萬物同流

各正性命則有所謂性也循其性而不失則有所謂道也天命流行之時何嘗去分别曰此為人之性彼為物之性及其隨所禀受則人自為人物自為物牛之性不可為馬馬之性不可為牛人之性則靈於萬物氣有清濁人有賢愚物有動植此又天命下一段事謂之氣禀則可佛氏乃欲混為一區安得識性

張子曰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

葉氏曰精氣聚則為人散則為鬼澌滅就盡而已釋氏謂神識不散復寓形受生是不明鬼之理也又曰佛氏輪廻乃變怪之間有遊魂紛擾萬化中之一二非理之正或疑三生作國王死而精魂不散復借父精母血以生其形如此則是父母之名皆假托之具以啟天下後世不慈不孝之心昔曹操令路粹誣孔融之言曰父之於子何親本意欲為情慾子之於母何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此其假佛氏之言以

殺天下名士其罪可勝誅耶

朱子曰昌黎謂孟子之後不得其傳只緣不去心上理會失了堯舜相傳心法止從言語文字上做一場話說佛老之學雖不正他却從心上起工夫所以儒者多被他牽引入去

先生曰佛教入中國非特人為所迷鬼亦被他迷惑如大乾廟塑僧像勸其不用牲祭之類蓋緣人之信向者衆鬼神亦只依人而行其勢如何拗得他轉否

人家守得一世再世不崇尚者已自難潘君云其父嘗見濂溪子環溪元翁者與蘇黄學佛談禪盡失其家學之傳渠已被他轉了不知大聖人出所過化存神又如何或言歐公闢佛其妻某氏及其子棐已自變了

又曰自晉至今溺佛者多矣為儒而卓然不惑昌言以排之而不畏禍福者其昌黎一人也哉

史言自晉及隋老佛顯行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為怪

神愈獨引聖道爭四代之惑卒大顯于時昔孟子距楊墨去孔子方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載撥亂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又考公神道碑其遺命喪葬無不如禮俗習夷教書寫浮圖日以七數之及拘忌陰陽吉凶一無汙我朱子謂按此可以見公平生謹守禮法排斥異端至此不變可為後世法又曰其排斥異教亦據所見言之一旦至瘴海之濵異端之學乃能以理義自勝亦足滌情累而空所碍之懷其於

所守初不相妨也豈以異教一言而便失其常度哉

朱子論王藊象山慈湖及諸儒溺佛之失愚並疏于後

王介甫封荆國公藊東坡先生謚文忠公陸子静世號象山先生楊慈湖學於象山

朱子曰二氏皆以佛老為聖人既不純乎儒者之學矣而王氏穿鑿尤無理義藊氏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其才識氣概足以震燿而張皇之非王氏比也第語道則迷其本矣

又曰荆舒取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真仗人主之威行

空言之教蕪公早拾蕪張之緒餘晩醉佛老之糟粕二人之學皆謂之不知道可也又曰陸楊二人是十分好人本是禪學却以吾儒説話遮掩欽夫伯恭不曾看佛書所以看他不破愚謂釋氏説死心象山説活心只是拈弄精神專於巳𤼵處認其本心象山惡人讀書謂以意見而蔽其本心正達磨所謂不立文字見性成佛之説無吾儒存心養性巳上一段工夫慈湖於扇訟之次問曰敢問足下如何是良心象山

離席大呼謂適坐剖决是非即是此所謂於流行發見之地而見其心也剖决者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是者是之則為好仁非者非之即為惡不仁心之可見者此也二公執此以為把柄象山所謂易簡工夫者在此紹興以來有杲老者為禪學宗張子韶唐立夫吕居仁輩多慕尚之反為所薄杲與張侍郎書曰左右得把柄入手可改頭換面用儒家言語接引後學禪家只於自己精魂上認取一箇知覺之物把持玩

矣至死不放舍去瞑目扼腕而指本心奮拚切齒而談端緒此要語也僧家要有行解行是行巳解是禪人若識得透平生罪惡皆除如王履道謫廣州反在彼說禪非細學得底人有多少機鋒將來矣一上便収了然則此一種學在世亦亂臣賊子之三窟尒又曰說釋氏處不可上下其手此是四海九州千萬歲之文字非一巳私若吾儒之道則若四海九州千萬人當行之路不可不辨今取其與當時諸儒言者書之使

學者知所趨向云

李伯問天命謂性如何朱子曰公以為此句空無一法耶則浮屠勝以為萬理畢具耶則儒者勝可一言而决渠遂無疑釋氏謂心生萬法而實心外有法故無以立大本若聖門謂心則叙秩命討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該備無心外之法問儒教本人事緩於見性釋教本死生急於見性荅曰孔子言性與天道孟子道性善人乎天乎緩乎急乎聖賢盡心知性躬行自有次

第緩亦不得急亦不得直是盡性至命方是極非如釋氏一見遂已上蔡云釋氏論性猶儒論心釋氏論心猶儒論意精矣問釋氏敬以直内有矣未能方外曰此謂有心地上一段工夫但他用工全不管着所以無方外一節本末不相貫此以五穀為根株生華實可食彼以稊稗為根株生華實不可食參朮以根株愈疾鈎吻以根株殺人其毒不在外問形有死生真性常在曰性無僞不必言真未嘗不在不必言在

此即天地萬物之理非我得私學以盡心知性知天者固有所為非欲其死而常在也異學乃欲空妄心見真性是非欲固天地公共之理以為一巳利惟恐其死而失之耶想公初讀孔孟伊洛書是資舉業後來學佛乃怕生死始終皆是利心今又云輪迴因果是造妖揑怪以誑愚惑衆故達磨非之棊曰此佛說也今以佛為聖人而斥其言則老兄非特叛孔子又謗佛矣連嵩卿喜佛學一日千里致書有問於朱子

曰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答曰此說亦未爲非若以天爲主則是天地間一箇公共之理無人物死生古今之别雖曰死而不亡非我所私若以我爲主則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把持作弄到死不放則死而不亡乃是私己之尤亦何足以與語死生性命之理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各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頭换面自死自生全不由隂陽造化而天地隂陽造化亦無

所施矣陳經正問天地萬物之性皆我之性不知我之為我矣曰伊川言他人食飽公無餒乎此正釋氏以虛空法界為巳身而不敬其父母所生之身又曰盈天地間皆此理佛認為巳私可乎吳人傑問曰釋氏所謂豁然大悟則通身汗出心思路絶天理盡見乃禪學悟入之機儘自脫洒答曰他只見外面影子在儱侗恍忽間不曾見得裏面眞實底道理只好隔壁聽他只認箇識神為性豈知吾儒之性即天理也

日用常行零碎去處無不求盡此理從修齊治平做將去渠却一切掃除了又與張敬夫曰釋子作弄精神無復儒者着脚實地工夫愚聞之師曰正道之難行也久矣二程以來如王蘋黃陳所好固雜矣當乾淳之際正學大明朱子出而統一之宜若渾然無間矣胡為陸象山猶以直截理會為易簡工夫以讀書議論為蔽其本心是雜於禪學也朱子嘗攻之矣又曰葉正則無事時則讀佛書以為知世外瓌奇之說

本與治道不相亂所以參雜辨爭者亦是讀者不深考爾其說固為可駭也又謂陳君舉見得不親切遮前掩後欲說不說做三朝新婦模様謂之見道可乎宜其下於此者紛紛出入佛老而未有一定之見或者反借石林過庭録載上蔡說伊川參某僧取其說做已用是為洛學愚謂脫有之是亦問禮老聃之意云爾又不然佛者曰孔子亦吾師之弟子也嗚呼邪說誣民豈忍言之哉

又曰釋氏立心堅苦用力精專亦有大過人者卒如所願而亦有見焉但其學不正爾

為其因地之初正為惡此理之充塞無間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自肆是以叛君親棄父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空虛寂滅之地而逃焉其量已隘而勢亦以逆矣雖自以為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自以為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殄滅彝倫而不知其有罪其所以能惑世罔人者亦自持一偏之見

而自以為善爾

又曰釋氏能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足以惑人者其說有三

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慾世之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世之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迴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苦則天下之傭奴爨婢黥髠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愚廣是篇畢或問世有三家之說朱子何拒之深也曰三

代降漢興端迭興三教分儒世道益壞一而三之古無是也自有天地以來則有儒有書矣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大禹得洛書以叙九疇文王因先天以衍周易至武王興周又得箕子者出作為洪範是儒之有書皆因天地自然之文假聖人之手而成之也豈有一毫造作而出於人為哉吾夫子生於晚周始集大成而統一之六經皎然如日月行天儒道至是大明矣當是時正學修明邪說不作天下一家五千文

且未有也四十二章何從生哉故曰以三家名者後世事也古則無之以一分三世儒始有逃而歸之者是知有二而不知有一也知有一而不雜於二者吾於唐得一人焉曰昌黎韓愈宋得六君子焉曰周程張邵至吾朱夫子而一以貫之也此六七君子儒之真也所以能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傳立天地心生萬民命者在此彼二吾一者所以胎世變之紛紜不知何時而極也或於邵子有疑焉曰朱子辨之久

矣吾於不信不佞八字中有以得邵子之心夫何疑

變化

天地變化而陰陽生陰陽變化而人物生人物變化而聖賢生古之為士者三年有成十年一化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皆變化其氣質之性以復於天命之性亦曰敬而已矣敬則主一一則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或問變化何以居二十五篇之終曰自太極肇判以

來天地如大洪爐人物生其中自無而有皆從裏面陶冶出來自有而無又從裏面銷縮將去由先天開物之初六萬四千八百年後天自禹甲子至今大元甲午又三千五百一十餘年中間人物幾變幾化聖賢幾古幾今陵谷變遷宇宙更革安有一人一物之常在有如虛誕之說者惟頼典籍之存有可稽考云爾寒變燠燠變暑暑變凉凉又變冷變之中有化焉故春化為夏夏化為秋秋化為冬寒暑代謝無有窮

已人之與物亦囿於天地變化之中而不能違也腐柱生芝麻扶蓬直魚化龍潛者變而飛雀化蛤飛者變而潛鷹化鳩惡者變而善鳩化鷹善亦可變而惡狸變而豹豹變而虎小固可以化大矣惟聖罔念作狂大或變之而小亦可惜哉以陰陽推之亦無有不可變者況靈於萬物而為人乎瞽之子可為舜塗之人可為禹陋巷之如愚可以為聖人此善於變化者也其不善變化者丹朱商均不肖其父夏癸商辛不

類其祖柳下惠盜跖弟不能化其兄桓魋司馬牛兄不肖似其弟人爲天地萬物之靈而不能自變其氣質以復於善是有負於天地之化育也然則欲善於變化者當何如亦惟純於敬以造誠之閫域則無愧於爲人而可與天地參矣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舍敬其將曷以此變化一篇所以殿諸篇之後者以此寧按

注文太極肇判論見象數篇辨正下

程叔子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朱子曰變者化

之漸化者變之成又曰陰變爲陽陽化爲陰
變化相對言則變是長化是消若統體言則皆是化
到換頭處便是變變是自陰而陽自無而有自微而
著自夜而晝柔變爲剛寒變爲暖自萌芽變來成枝
葉突然浸長改換而有頭面者變也化是自陽而陰
自有而無自盛而衰自晝而夜剛化爲柔暖化爲寒
凡有形有迹者皆漸漸恁地消縮去以至於無者化
也又曰陰變爲陽變是進自然長得猛陽化爲陰化

是退自然消去無形迹陽進極而回故為退陰退極而上故為進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陽化為陰陰變為陽變化也所以變化者道也道者本然之妙變化者所乘之機故陰變陽化而道無不在兩在故不測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故神無方而易無體神無方者或在陰或在陽如方在春或已為夏方在秋或已為冬易無體者或為陰或為陽如方為春而又為夏方為秋而又為冬交錯代換而不

可以形體拘也伊川云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迹鶴山要義却云反歸舊形謂之化漸漸改者謂之變雖有舊形忽改者謂之化此古說也今說到朱子方親切

朱子曰化而裁之存乎變裁是裁截之義又曰推而行之存乎通通是通其變將已裁定者推而行之如一歲裁為四時一時裁為三月一日裁為十二時此是變也陰陽互變若不裁截豈有定體往來不窮

謂之通因其變而處得恰好便是通通則不窮化是因其自然而化裁是人為變是變了他化是箇疊疊地漸去底意思如天意漸漸凉到得立秋便截斷這已後是秋便是變如子丑寅夘十二時皆以漸化而不見其迹及亥後子時便截取是屬明日所謂變也又如星辰運行無頃刻停息若以逐時及昏旦紀之則一日差一度亦記不得所以只於逐月裁斷道昏某中旦某中逐日便是化到這一月處便是變又如

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漸次進去到那淌時這便是化自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聖人去這裏截做四時這便是變

又曰通其變使民不倦須是得一箇人通其變若聽其自變如何得

如亢龍有悔是不通了處得來無悔便是通通其變只要常教流通不窮如人處富貴貧賤夷狄患難這是變行乎富貴行乎貧賤行乎夷狄患難至於無入

而不自得此便是通只就化處裁截便是變就變上處得好便是通天下事物之變只由他陰陽兩箇他自陰了反陽陽了反陰只得順他聖人若到那善之極處又自有一箇道理不到得履霜堅氷至之地陽裏纔見陰生便百種去裁抑他固是如此若一向是陽則萬物何由得成他自是恁地國家氣數盛衰亦恁地堯到那七十載時也自衰了便所以求得一箇舜分付與他又自重新轉過若一向做去到死後也

衰了文武恁地到成康也只得恁地持盈守成到這處極了所以昭王便一向衰扶不起了漢至宣帝以後便一向衰去直至光武又只一二世便一向扶不起了國統屢絶劉曰光武便是如康節所謂秋之春時節也

又曰看人處天運中無一時閑吉凶悔吝一息不停如大車一般一恁衮將去聖人只隨他去看道理如何這裏則將這道理處之那裏則將那道理處之

乾六爻六陽逐爻取象言聖人居住節次所處之位
不同潛見惕躍飛亢隨所處而皆當潛則隱於下而
未用田是平地所在縱有水亦淺淵是深處不可測
躍離乎行而未至于飛行尚以足躍則不以足一跳
而起足不踏地跳得便上天去不得依舊在淵裏皆
不可測下離乎行上近乎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
不在人不似九二安穩此是進退不得皆不由我只
聽天時了以聖人言之便是舜之歷試文王三分有

二湯武鳴條牧野到上九又亢九三是伊周地位然
巳自難了看來人在天運中無一時閑跳得便做有
德無位做不徹亦不失爲潛龍吉凶悔吝無一息停
如大車輪一般恁地衮將去聖人只隨他恁地去做
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豈有一毫私意
於其閒哉
又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今人只坐時見他健不健了
不待攷事而後見

朱子曰某人所記劉元城每與人相見終坐不甚交談欲起屢留之然終不交談或問之元城曰人坐久不傾側必貴人也故觀人之坐可以知人之貴賤壽夭後見草堂先生又謂元城極愛說話其在南京四方之衝也東南士大夫往來者無不見之賔客塡門縱口極談無所顧忌其死之時乃宣和二年年七十八去靖康之禍只三四年間爾元城與陳了翁死同時不知二公若留在靖康當時若用之何以處也愚

曰紹興初維揚馬永卿作語録謂親見元城來年可六十三四容貌堂堂精神言語雄偉闓爽每見容無寒暑早晏必冠帶而出雖談論踰時體無傾側肩背聳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噫可畏人也馬云疏其語時今已二十六年則紹興五年去元城死時十五年爾元城初從司馬温公學從不妄語一句入得此欄柄終身持守得定德成行尊海内仰之過嶺即斷酒絶慾徧歷水土惡弱獨無恙精神壽考非常人

所及

邵子先天方圖圓圖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為六十四交感之妙也人物化生皆自此出焉

天地之氣交而生人物觀其所交則氣之所至可以知其類之所從出矣天氣交乎地於人為男於物為牡地氣交乎天於人為女於物為牝男女牝牡又自交而生生化化之類不窮人物既生氣隨天地之氣升降交感人得天地之中氣四方之氣無不感物得

天地之偏而亦各隨所感故觀天地之氣交可以知人物之初生矣觀天地之氣感可以知人物之相生矣天地形也其交也以乾坤乾坤不用其交也以坎離非知道者孰能識之一日之氣十二時一月之氣三十日一歲之氣十二月氣之所至萬物各以其氣稟隨所稟而受天地之氣以為生生不窮之本人得天地之中故與天地同運而收萬物之氣于一身此人所以貴於天地靈於萬物也有能得天地之道執

其機而用之是亦天地而已矣

又曰得天地之中氣為人而四方之氣無不具故人為天地之貴萬物之靈也

人頭圓頂天足方履地面南背北左東右西耳聰目明手舉足履無不通正居天地中當子午位君臣父子五典之倫仁義禮智五常之理根於心而著於外得其氣之清而正且通者為聖為賢得其氣之濁而偏且塞者為愚為不肖至於近東者多仁而柔近西

者多義而剛亦氣禀之異不得不然夷狄亦人類悍暴無禮義者以其得地尤偏故禀氣亦偏氣使然也非性也人直生禽獸横生草木側生横生者得氣尤偏故首西向背天足地於其偏之中亦有仁義存焉得東者仁得西者義所以當夘酉之位禽雖横而首昂與獸微異亦得東方之氣者仁得西方之氣者義鱗甲毛螺之類又氣之漸入于地者也側生者得入地之氣得西北者剛得東南者柔天下之類盡之矣

龍得正東虎得正西故東有蒼龍西有白虎說文云麟東方仁獸騶虞西方仁獸凡得東氣皆角得西氣皆齒角者常仁其不及者亦柔而易馴如牛羊之類是其太過者必剛而多賊如豺狼犬豕之類是西方獸皆宵行東方獸宵則暝惟龍不麗此數神故也禽横而首昂以氣離地以上漸近乎天故首昂而能飛然東北者自下而升首短尾長羽多文其將飛必騰而上西南者自上而降首長尾短羽多玄縞其將飛

必墜于下亦有仁義存焉升之小者為雞雉飛不離地大者為鸞鳳飛冲天降之小者為鴿為鶴飛近天極為鳧鴨飛搶地至於入水東南夜瞑西北夜飛自戌至酉漸入地自寅至卯漸出地故西方為甲蟲螺蟲常多蟄氣漸入故也東方為鱗蟲羽蟲常多生氣漸出故也故黿鼉之類善伏息魚蛇之類善變化陰陽變化升降使然也草得入地之氣故皆倒生與人正相反盖氣有逆順不容不然生於東者榮秋落春

夏榮生於西者剛春落秋冬榮枝葉向陰葉不離地故獸宿之且食其實木參乎天故禽棲之且食其實類也亥子丑三方不生物餘方皆生物惟其不生故天地自相生此天地所以長久而生物不息也歲之冬月之晦朔日之夜天地之道也

張觀物曰人壽百歲自陰之長數言之一年為增一歲自陽之分數言之一年為減一歲

天以一三五七九而造始自子至巳六至九少至多

為陽長陰消其氣自下而上陽生於下為陰中之陽此所謂陽先分之以立大限也陽分則虛虛為陰陽極則陰生地以二四六八十而續終由午至亥自九至六自多至少為陰長陽消其氣自上而下陰生於上為陽中之陰此陰乃長之以充其細數也陰長則實實為陽陰極則陽生陽先立大限者如人壽百歲已有定數陰來消陽者消其已定之數陰以形數言雖似一年長一歲陽以分數言實一年減一歲也故

曰陽來則生陽去則死非陽去也陽為陰消盡其數爾

朱子曰言貴有序言語無序則不能有所為也

艮六五艮其輔輔頰車也艮止其輔言不妄出而有序則人易聽易行而悔可亡矣漢賈誼有才文亦雄偉只是次狹甚着事不得有些子盡要迸出來一齊說了只管跳躑暴躁不已失進言之序宜乎其致絳灌之說帝亦謙讓未遑終是做事不成如韓信鄧禹孔

明輩其言語皆有次序所以其君易聽終身行之不易其素豈特無悔而已哉素有一定之規模爾或問咸上六爲輔艮六五爲輔何也曰咸以兌上爲口艮以九三爲心故以五之陰爲輔

邵子曰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其曰聲色臭味者萬物之體目耳鼻口者萬人之用體用交而人物之道備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有性有

命窮之盡之至之而後可用天下之目耳鼻口為巳之目耳鼻口則目無所不觀耳無所不聽口無所不言鼻無所不通夫如是則以天下之心為心心無所不謀故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不觀以目而觀以心不觀以心而觀以理天下之物孰有出於此理之外哉故曰萬物靜觀皆自得以此又曰自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萬物自太極觀天地則天地亦物也人能盡太極之道則能

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而造化在我矣豈千千之物爲
細物千千之民爲細民之比哉
又曰天下將治人必尚行尚義天下將亂人必尚言尚
利
尚行則篤實之風行尚言則詭譎之風行尚義則謙
讓之風行尚利則攘奪之風行是以三王尚行入于
義五伯尚言入于利下於五伯盜而已矣豈忍言哉
三代世治未有不治人倫之爲道三代世亂未有不

亂人倫之為道去人倫則盜矣自古殺人之多未有如秦之甚夫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况以刃多殺之乎

朱子曰人心道心精一執中一十六字爾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安危治亂莫不繫焉堯舜禹湯文武傳之孔子孟子者也

三代有道之長人以此立心國以此立治自孟軻氏沒此學不傳功利乘之漢唐而下千三百年間未免

架漏牽補過了時日雖不無小康而二帝三王周孔所傳之學未嘗一日得行乎天地之間也世之學者稍有才氣便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業聖學功夫但取獲禽之多不羞詭遇之不正反取斂然規矩凖繩之儒而姍笑之此正學所以不明而世變日下也

又曰君子小人上達下達只初間用心分毫之差爾由乎天理故曰上達只管透進向上日進一日徇乎人欲日究汙下故曰下達小人只管向下一日沉淪

一日被這人欲墜下去如人墜水相似大抵上下之分初間只爭些子少間究竟將去越見差得多雖有智力亦補助救扶他不得了

古今人表述孔子之言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班氏曰自書契之作先民可得而聞者經傳所稱唐虞以上帝王有號謚輔佐不可得而稱而諸子頗言

之歸乎顯善昭惡勸戒後人故傳采焉解說經義曰傳傳曰

譬如堯舜禹稷禼與之為善則行鯀驩兜欲與為惡

則誅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

干欲與之為善則誅于莘紂之勇人崇侯紂之佞臣與之為惡

則行可與為惡不可與為善是謂下愚齊桓公管仲

相之則伯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是謂

中人茲因以列九等之序究極經傳繼世相次總備

古今之要畧云

上上聖人太昊帝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黄帝軒轅氏少昊
金天氏顓頊高陽氏帝嚳高辛氏帝堯陶唐氏帝舜有虞
氏帝禹夏后氏帝湯殷商氏文王周氏武王周公孔子
伏羲神農黄帝三皇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五帝也
書序已言之矣禹湯文武三王也周公文王之子武
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制禮作樂身致太平聖德不可
加矣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六經制作垂詔萬世自伏羲以來至于孔子集大成

矣班氏列古今人品分為九等以此一十四聖歸之上上固得之矣胡為上中以下析為八等名實不稱錯亂顛倒俱失其次序哉愚併紀張顔二氏之辨于后張曰老子之𪧐仲尼所師雖不在聖要為大賢文伯之母達於禮典動為聖人所嘆言為後世所則而在第四田單以即墨孤城復強齊之大魯連之博通忽於榮利藺子申威秦王退讓廉頗乃在第五大姬巫怪好祭鬼神陳人化之國多淫祀寺人孟子違於

大雅以保其身既被宫刑怨刺而作乃在第六嫪毐之孫昏亂禮度惡不忍聞乃在第七其餘差違紛錯不少本業未究而尋遇竇氏之難使之然乎顔曰六家之論輕重不同百行所存趣舍難一張氏輙申所見掊擫班史然而所編又自差舛大要知其古帝王之號而已諸人士見於史傳者無待解釋其間幽暗時復及焉

邵子曰人有十百千萬之不同各四四一十六等上而

皇帝王伯下而士農工商賢愚之相遠也遼絶矣

人也者物之至聖也者人之至生一一之物當兆兆之物豈非人乎生一一之人當兆兆之人豈非聖乎

故千千之民分一民者細民也一一之士能兼兆民者巨民也物有小大民有賢愚故曰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

又曰人有三品善惡在焉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

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

凡言教者教其可教者也不可教者非其所能教之也雖然不可以教之亦可以戒之庶幾免於凶德也

是故作善則謂之吉人作不善則謂之凶人夫吉人者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談非禮之言足不履非禮之地人非其道不交物非其義不受就賢如饑渴避惡如陷穽良如金石重如丘山儀

如鸞鳳氣如芝蘭或曰不謂之吉人吾不信也凶人者言語險跡貪名遂非耽酒好色惡直醜正幸災樂禍嫉良善如仇讎犯刑憲如衽席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絶祀或曰不謂之凶人吾不信也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此之謂也南軒張氏曰人有三等上焉不變下焉不變軒輊斯世者常是中等人君子聚於朝中人皆化為善則是二分君子一分小人小人得用中等皆被引用則是二分

小人一分君子愚曰康節之言所以教人為善南軒之言所以勉勵朝廷用君子之善家齊而後國治二先生之言可為萬世法邵子又曰堯舜之世難乎其為小人雖有四凶不能肆其惡商紂之世難乎其為君子雖有三仁不能遂其善此又繫乎上之人變化之如何

程子曰性相近習相遠此言氣質之性非性之本也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

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朱子曰人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下愚也

或問性之本何也曰孟子道性善是也程子所謂極本窮原之性也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是為天地之性乃未受生以前天理之流行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言者亦可謂之命也自其理言之不雜乎氣質而言是乃天命賦予萬物之本然者純粹至善降而在人則寓乎氣質之中也故其言曰善反之則天地

之性存盖謂天地之性未甞離乎氣質之中也故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又問氣質之性何也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然所謂氣質者有偏正純駁昏明厚薄之不齊故性之在是者其為品亦不一告子所謂生之謂性程子所謂生質之性荀卿所謂性惡揚雄所謂善惡混韓文公所謂三品是皆指氣質之性而言也而不知性之本愚謂孟

子道性善知本矣而不言氣質所以啓荀楊韓之紛紛也故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荀揚韓言氣質之性矣而所以為性則不知直去孔孟千餘年後至濂溪而始明故又曰論氣不論性不明黄勉齋有言横渠張子分為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然後朱子之説始定信哉斯言又曰氣有偏正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氣盛則金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氣盛則木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

少此氣質之性有善惡也既有氣質善惡之性則非天地本然之性矣以子思未發之中求之此心未發其中湛然萬慮不生是天地之性純粹至善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嬴乏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氣動而理亦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理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先師嘗曰此心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者此也又曰性近而習遠者何也曰自其常者

而言之則性之善者習於善而日進乎髙明性之惡者習於惡而日流乎汙下自其變者而言之則性之善者或習於惡而失其善性之惡者或習於善而失其惡凡是四者始皆相近而終則逺矣又引程子之言曰人性本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絶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

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絶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又曰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朱子曰自暴者有強悍意非毁禮義是不好不通與他說好話自棄者有懦弱意亦道禮義是好也受人說只是自不肯做

張子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夭而

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

呂氏曰君子之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

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大德必受命者德即理也程子謂知天命是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但人以淺狹求之便是差互天命不可易也然其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如修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此道也侯氏曰得其常者舜也不得其

常者孔子也舜自匹夫而有天下栽者培之也桀自天子而為匹夫傾者覆之也天非為舜桀而存亡之理固然也即是而推他可以觸類矣

朱子曰化不是一日内頓然便恁地人之進德亦然三十而立不到那三十時便立須從十五志學漸漸化去不惑知命耳順從心皆然

胡氏曰孔子十五而志于學何學也曰大學也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三十而立何立也曰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不退轉也四十而不惑何不惑也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卓然立乎萬物之表也五十而知天命何知也曰元亨利貞乾之四德行之昭明浩然與萬物同流處之各得其分而不亂也六十而耳順何其順也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幾於天矣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何也曰以其動也天故也子貢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

來動之斯和非天能如是乎愚謂聖人之學與天無極如建千萬年之基業然志欲大而久故三十以前十五年一化入大人之學以開其志又十五年持循已久則所學不變而卓有成立矣自此以後亹亹地去十年一化有漸進底意思不惑則進於立矣故洞然於事物當然之理而無所疑又十年而知天命則不惑又不足言矣此心與天命相流通無間然也又十年而聲入心通無所違礙不思而得也由是涵養

積累之久至於從心不踰矩之地此十年之間則安而行之不勉而中矣蓋夫子之學乾大人之學也前三十年分為兩節所以開其久大之基後三十年分為三節所以造於從心不踰矩之地確乎不拔志學也閑邪存誠而立也知至知終不惑也聲氣相求耳順也乃見天則不踰矩也故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夫豈一日之力而至此哉吾故曰夫子之學乾大人之學

也黄勉齋謂說者以為聖人立法謙辭以勉人則聖人皆是架空虛誕之辭豈聖人正大之心哉至哉斯言朱子亦曰聖人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

又曰致知誠意是學者兩箇關

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善與惡之關透得致知之關即覺不然則夢透得誠意之關則善不然則惡也

天即人人即天

人之始生其得於天也既生此人則天亦在人矣凡語言視聽動作皆天故曰顧諟天之明命常見得此道理昭然在目也下學者事也理在事中若直能盡得下學之事則上達天理便在此人之所生理與氣合而已凡思慮云為皆氣也而理存焉故發為五常萬善皆理也西山真氏曰窮理主知而言無一物之不格盡性主行而言無一理之不體知得盡行得盡便是至於命命是天之賦於我者圓外竅中是心之

體虛靈知覺是心之用仁義禮智是心之理五峯胡

氏曰大哉性乎萬善具焉天地由是而立有源之水

寒洌不凍有徳之人厄窮不塞日沒光託於月孔子

亡矣道託於孟

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顔淵大賢也伊尹

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顔淵不遷

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顔子之所學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朱子曰隨其用力淺深以為所至遠近不失令名以其有為善之實也故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决科榮身肥家希寵為事也則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知識聞見為得而自晝不待價而沽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有真能立伊尹志修顏子學然後知通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愚曰學者欲變化其氣質莫大於希聖希天之學然必自希賢始伊尹耕莘樂道未嘗無顏淵之學顏淵居陋巷而有

為邦之問未嘗無伊尹之志二大賢易地則皆然士能反身而誠不事緣飾希之則是必也立志講學以實而無愧於身事親從兄以實而無愧於家忠信篤敬以實而無愧於鄉進思盡忠以實而無愧於官有實勝之善而無名勝之恥由是復焉執焉而賢可希性焉安焉而聖可希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而天可希志伊學顔者可不反求諸身耶

程子曰充廣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廣不去則天

地閉賢人隱

朱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管充廣將去則萬物各得其所充之於一家一國一天下自莫不各得其所如何天地不變化草木不蕃若充廣不去則出門便有碍孟子一書只是要人充廣曰收其放心此是外面收入裏來曰知皆擴而充之又要從裏面推出去故曰修其身而天下平皆不出恕之一字

朱子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

敬立則内直義形而外方這終身可以受用義是心頭斷事底心斷於内而外便方正萬物各得其宜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敬便竪起怠便放倒以理從事是義不以理從事是欲又以敬字觧直字義字觧方字敬而無義則做事便錯了只義無敬則無本須是敬義立方不孤敬以直内是持守工夫義以方外是講學工夫直是直上直下胷中無纎毫委曲方是割截方整之意敬

譬如鏡義便是能照底敬無義便是死殺了不是活底敬

又曰須是將來做箇本領涵養得貫通時敬以直内便義以方外

又如雖在靜坐處亦須驗箇敬肆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如居處便須驗得恭與不恭執事便須驗得敬與不敬有一般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七顛八倒又牽動他寂然底又有專要理會

事却於根本上全無工夫須是徹上徹下表裏洞徹方可

又曰敬天德也敬便徹上徹下與天無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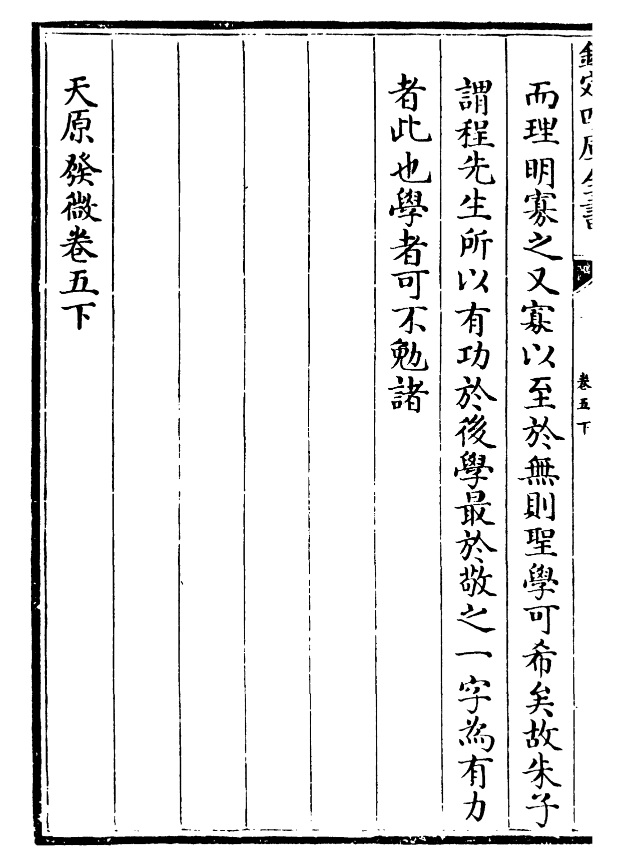
程子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范氏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朱子曰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别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

得道理盡然後修身齊家舉而措之天下爾敬有甚形影只是收斂身心不容一物便是主一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然須靜坐始能收斂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又曰敬字通貫動靜真氏曰冬氣閉藏不密溫暖無霜雪則來年陽氣無力五穀不登人心亦是如此靜時紛擾則動時安能中節故周子以主靜為本程子以主敬為本皆此理也武夷胡氏曰敬之一字力行十年須别朱子曰天地似也有箇主宰方始恁

地變易便是天地底敬成湯所以克配上帝者蓋自
聖敬日躋始愚按東萊呂氏曰敬是百聖相傳第一
箇字聖學下工夫處至顧命之書又曰周公精微之
傳成王得之將終方以示羣臣孔子精微之傳曾子
得之將終方以示孟敬子皆主於敬而已聖人太極
之全體不假修為而尚存乎敬況學者乎夫知此而
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
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

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聖學可希矣故朱子謂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最於敬之一字為有力者此也學者可不勉諸

天原發微卷五下



跋天原發微後

洭前年於虛谷方公見所為鮑公魯齋天原發微序未見其書屢從魯齋求觀歲甲午十二月始盡得讀之如靈犀照水百怪洞見無遁形也如導江自岷一瀉萬里注之海也如一聚狐之裘其完無際而人不知其得之之艱也魯齋真人豪哉予與魯齋為同年貢士亦學性理而魯齋之博極予實不如不謂之人豪而何虛谷公文學海內寡二賛美誠至所謂已經

平子子安能如陳師錫讀五代史於佛頭上著糞猶敢賛一辭曰首一篇太極綱領也次動静至鬼神致知事也末一篇曰變化誠意事也易知崇語博文孟子博學詳說致知之類也易禮畢語約禮孟子反說約誠之正之修之之類也古大人之學如是而已伊川易傳晚年方正止於論理魯齋此書起義暨朱中列玄虛訂以尭夫於象數無復遺今年七十有一矣吾才已愧君子齒復先我撫卷三歎敬書其後元貞

丙申曹涇跋

天原發微卷五下